

非常有兴致地看完了全运会各项体育竞赛,但是我一直关注的却是小小的乒乓球。刚巧,最近在新闻里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期间,对打乒乓球也跃跃欲试。

乒乓球可以说是我运动生涯中的最爱,因为10岁左右三四四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打乒乓球。那时在边远的科尔沁草原的县城里边,几个小学生四处寻找打球的场地,那是很冒犯长辈和公共习俗的一种行为,因为小孩子是不能随便到各个机关去打乒乓球的,那个时候乒乓球显得特别珍贵,假如不小心踩瘪了乒乓球,我们会用滚烫的开水烫一下,乒乓球顿时鼓了起来,虽

然略有皱褶,但是依然可以快乐地陪伴着我们。它们在球台上跳跃着,把童年的欢乐尽情地输送到我们的心里。

喜欢打乒乓球的结果

乒乓趣谈

高洪波

是我的业余生活变得非常丰富。有一段时间我每逢出差必须要携带我的球拍和球衣,然后和各地文友在业余时间进行比赛。我记得我在上海打过几场快乐的乒乓球,此外还在延安、厦门、长沙,甚至在霍林格勒草原一个煤矿上,我都挥拍和当地球友们进行过快乐的乒乓

到达五台山南门山脚下那天,正好是周日。我们计划明天去瞻仰徐向前元帅故居和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,又一想:这两个都是带有纪念馆性质的地方,周一闭馆吗?打电话问询后让人高兴,徐向前故居照常开放,白求恩病室旧址一中年男子回答会开的。

第二天看完徐帅故居,驱车50公里,来到松岩口村的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。想不到,大门竟然锁着。

离病室旧址北侧50米,是白求恩纪念馆,两处属同一单位,告示牌上写着:开放时间周二到周日,周一闭馆。打电话询问不是说“会开的”?纳闷间,看到纪念馆外还停着一辆江苏牌照小车,两位大叔很有精神地在拍照。其中一位自称退休前是南京某部军医的说,他们已来了半小时,进不去,只能在门外拍照。

我对他俩说,前几天我们从北门上五台山,在繁峙县伯强村看见有“毛主席路居纪念馆”,驱车去看,也锁着门。后来发现一旁贴着联系电话,打通后,很快有人来开门了。我让他俩一起找联系电话。有点小幸运,在旧址大门边上,看到了值班人员留下的手机号。赶紧联系,对方是位女青年。我把非常想进门参观的心情与她说了,还告诉她,从网上查到联系方式,事先打过电话,说今天可以参观。女青年答:网上电话是县里管理部门的,周一一是他们法定休息日。但她很理解千里迢迢来参观的心情,一定不让我们失望。

大约一刻钟,女青年开着助动车从公路上赶来了。她自我介绍姓史,是两个场馆负责人,因为是周一,她到邻村走亲戚去了。我们与南京大叔一再表示感谢。

女青年介绍,松岩口是白求恩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。白求恩模范病室旧址原先是乡里的龙王庙,1938年6月白求恩到来后,发现伤员分散住在村民家里,很不利于医治康复。在他倡议与组织下,龙王庙改建成了八路军后方第一所“模范医院”。“虽然今天看来设施简陋,但在当年抗日根据地,已经很了不起了。落成那天,大家非常兴奋,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专程前来庆贺,白求恩同志就站在这个戏台上,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”女青年用手指着。我们看到,戏台位置在大门左侧庭院前方,戏台正中如今安放着白求恩同志洁白的石膏胸像。

1940年日寇扫荡时,这所医院大部分建筑被焚毁,只有大门框架和院内那棵老油松保存了下来。女青年特别提到这棵油松已有800年了,她是这棵树的见证者:“我是松岩口人,从小喜欢这棵树,前几年老树还枝繁叶茂的。这两年,好像病得很重。专家看了,也没统一结论,有人说‘假死’。我是多么希望老油松能活过来啊!”

参观病室旧址与纪念馆时,我们的心情既愉悦又沉重。愉悦是千里迢迢地终于如愿以偿看了自己想看的东西。沉重是女青年关于老油松的话,让人为她的美好愿望可能无法实现而担忧。“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,但只要有这点精神,就是一个高尚的人……”在白求恩战斗过的地方,在女青年身上,让人多少感受到了这种精神。

我们在两个场馆看了一个小时,走的时候,发现南京大叔还在,时间已近下午5点了。

球比赛。

补充一点专业知识,就是球拍的胶皮至关重要。我的球板原先是正胶,背面是长胶,20多年前一个有专业素质的作家

打乒乓球的时候,球拍套成为我特别得意的炫耀和收藏;有刘国梁、蔡振华和王励勤的签名,一晃二十年了。

说到乒乓球,它是一项锻炼机智机敏和眼力,同时动脑兼动手的运动,特别适合中国人。中国的乒乓球热持续多年,这源于当年容国团、庄则栋等一千名家,在我们少年时期夺得世界冠军后的影响。我的乒乓球就这样一年一年打了下去,但是在十多年前患了一次重病,这项运动暂时搁置,直到五年前又拿起了球拍和小区的球友们重新开始了角逐。每周六的下午是我们固定的乒乓球比赛时间,我的球友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两三岁,有几位更小一些,

我在他们中间基本处于上风的位置,以至于几个球友都说以战胜我为他们的最高目标。

有趣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,有一次在散文学会年会上遇到了一位散文作家,他兴致勃勃地向我挑战,说要跟我进行一次比赛,我请他来到了我们的小区,这位球友还带来一位女同伴。在我们比赛时候,这位球友的女同伴不断进行拍摄,我知道他想保留下实战的战况,然后进行自己乒乓球生涯的宣传。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位球友不适应我的生胶球拍,第一轮5局3胜,我3:0战胜了他,他不服气,要求再打一次,我依然5局3胜3:0战胜了他,总比分应该是6:0。这位挑战者十分沮丧,他要求拍摄的同伴把视频删掉,因为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

无意间,与较年轻的朋友聊到缝纫机。朋友很惊讶,至今才知道缝纫机的机头是可以收进桌肚的。与我同龄的朋友们纷纷笑了,有人详细描述了缝纫机的构造,还说起年少时在缝纫机上写作业的经历。只是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缝补不再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项,缝纫机也随之退出了市场。

童年往事,就这样徐徐浮起。午睡时,伴随着缝纫机的白噪音,日光从竹卷帘中渗进来。半梦半醒之间,感觉到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的身影。那还是

是上世纪九十年代,对普通人而言,时尚还是杂志里的一些修长纤细的图像,要凭创意和手艺将它在现实世界里重新制造出来。母亲有创造的野心,她结婚的礼服、敬酒服都是自己做的。母亲也为我做过不少衣服,大约她从中也获得乐趣吧。东方明珠落成以后,学校组织前往春游,要在新地标前合影。为了那一刻,母亲带我去董家渡买布料,精挑细选,最后买了当时流行的泡泡纱。花纹清淡秀气,白底,印有三原色的小小波点。我将那条连衣裙穿起,全世界的色彩都似从身上生长出来。

不仅如此,母亲也擅长编织。当时有亲友出国旅行,其他人都要带洋食、化妆品等一些新鲜玩物,母亲却托请他们带毛线。那是几团粉白渐变的毛线,被织进了我儿时的一件毛衣之中。后来我长大了,不能再穿进。在幽深的柜子里,它就像所有人工编织的毛衣一样,渐渐暗沉、发硬,我依然舍不得丢弃。

他输掉了这场比赛。这是个有趣而好胜的球友,是我乒乓球生涯中一次特殊的际遇。

乒乓球比赛是需要斗智斗勇的,同时更需要对旋转、对方的球拍和胶皮有特别深入的了解,所以说,这是一门很精细和精致的体育运动。一拍在手,挥汗如雨,对于一个资深乒乓球迷来说,是莫大的从精神到体能的享受。

毫无疑问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,乒乓球运动员,无论是马龙、许昕,还是大头王楚钦、小胖樊振东,以及球风犀利的孙颖莎、顽强拼搏的王曼昱,还有这次率山东队获得女团冠军的陈梦,都让我非常欣赏和喜爱。

因为他们用自己的球技,用自己刻苦的训练,赢得了自己每一个奖项和每个奖杯,这些乒乓球国手们粉丝多多,我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母亲对自己的手艺总是自信,一度想从我身上开发类似的天赋。小学时,她将一团极粗的玫红色毛线交给我,试图教我为自己织围巾。从理论上而言,来回织平针,就能拥有一条简洁大方的围巾,但我偏偏怎么都织不好。每织几圈,就会漏掉一针。母亲只好接过活,替我补救。后来或许是意识到时代的变化,以为我并不需要这样的技艺,母亲也就不再勉强我学了。

儿时学句,有谚语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。当然明白它的含义,但当时读了亦有不

平。我想,真正的巧妇是会想方设法地寻米作炊的,创造一个个微小的、属于日常生活中的,甚至不易被享受者察觉的奇迹。母亲拥有那样一双灵巧的手,邻居、同事、朋友都夸赞过。出于热心,她也曾用它们为他人的生活作出装点,但最终大家都不再记得——实际上,母亲也并不追求被记住。

我几乎不会想到去观察母亲的手。感觉上,我应该对它们很熟悉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有一些共同吃饭的时刻,目光偶然落在母亲的手上,惊讶地发现它们已布满斑点和褶皱。原来一个人的衰老如此彻底,身体的每一部分都不会幸免,再巧的手也无法逃脱。不禁想到很多年前,母亲带我去董家渡选布料的那个下午。那时我还小,对审美风格没什么意识,一心只关注着母亲翻看过的布料。她的手在布上留下淡淡的压影,我注视着那道影子,把自己小得多的手放上去,一时怅然若失。

摩挲着手中泛黄起皱的《语文报》,时光的尘埃在指间簌簌而落。一九八一年的油墨气息,穿透四十余载光阴,依旧在鼻尖隐约浮动。这三册我收藏的合订本,从第二号直至第五十四号,独缺创刊号的遗憾,恰似历史老人有意留下的一个悬念,让这份收藏平添几分真实的缺憾之美。

展开一九八一年十月的那一页,峻青先生以“映日荷花别样红”为题,为这份新生刊物送上文学的祝贺。视线移至第三版,《陈冲的两个“语文老师”》将镜头对准即将负笈远行的青年演员。在临行前的匆忙间隙,她手中竟还捧着老舍的《四世同堂》。这偶然捕捉的细节,如时代的一个注脚,无声诉说着那个年代人们对知识的虔诚,也为陈冲成为当今文坛一匹黑马留下了伏笔。

翻阅报章,宛如聆听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学清谈。王力先生谆谆告诫“写文章要像说话”,方人直言“不要用那么多形容词”,茹志娟则以“真情实感是文章的灵魂”道出创作真谛。今年恰逢茹志娟百年诞辰,重读报上《用自己的语言写文章》的箴言,联想到茹志娟的成名作《百合花》,作家字里行间流淌的,不仅是写作经验,更是一代人对作文做人的执着求索的真情实感。这份名曰“报纸”的读物,实则杂志般大小,便于携带。每期十六个版面仅售八分钱,内容却如浓缩的宝库:从语法知识到美文欣赏,从逻辑趣谈到古书选读,琳琅满目。名家执笔,却无居高临下之态;篇幅短小,反显精炼浓缩之美。一九八二年,作为仅有初中文化基础的电大学生,我与它的相遇堪称“久旱逢甘霖”。那些工整的标点用法、清晰的语法解析、典范的范文,为我这样的求学者打开了通向知识殿堂的缝隙。征订启事中“首季发行已达百万份”的自豪,峻青文中提及上海一地发行五六十万份的盛况,无不印证着那个文化饥渴年代人们对精神食粮的炽热渴望。如今,重翻这些薄而脆的纸页,那些关于“写文章要像说话”的提醒,关于“真情实感”的强调,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

合上报纸,窗外已是另一个世纪。可那些泛黄纸页间跃动的思想火花,那些对汉语最本真的热爱与坚守,依然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。墨香会淡去,纸张会变脆,但那份对知识的虔诚、对文字的热爱,却如薪火相传,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之路。

球友跟我说,你的胶皮可以更换成生胶,而另一面则用反胶,这样你可以发出更旋转的球,而生胶由于颗粒的特性,击出的球会形成反旋转的效果,球让对方猝不及防,特别适合和陌生的球友进行遭遇战。这一改我球艺果然提升了不少,而且在20年前,中央党校培训部学习的时候,我的同学中有赫赫有名的蔡振华指导,这种巧遇使我的球技增长了许多。蔡振华负责学员俱乐部的体育活动,把他的徒弟们

带来和我们一起练球。从刘国梁、王励勤到王楠,我们都见识过,还有八一队更小的小队员们。

乒乓球是一项特别讲究专业素质的运动,以我们的业余水平和八一队的十三四岁的小女选手都无法对抗,这让我在沮丧之余又增添了很多专业的知识。我记得在我的乒乓球生涯中和几位世界冠军都交过手,比如王楠,比如邱钟惠,我甚至还赢了邱钟惠,那是因为她的年纪确实比较大了,但是在王楠面前我几乎拿不到一分。现在我的球拍的拍套上有好几位世界冠军的签名,刘国梁、王励勤、蔡振华都在列,所以在我和球友们



渔歌唱晚

(摄影)胡兴泉



先生突发奇想,深秋来了一次“床车行”。SUV城市越野,车载用品一概齐全,锅碗瓢盆,油盐酱醋米,小桌椅,小帐篷,照明用具等。做饭用UPS移动电源,里面是锂电池,有电源的地方就能充电。一只25升桶装水,公共场所可接;一只10升桶装饮用水,超市买,逢加油站有热水提供。带上了被褥,晚上睡车上。能不能将这种“过家家”的游戏坚持到底?让人兴奋期待。第一夜泊车宁波东钱湖。找了有监控探头、离厕所不远的地方。小康不小康,厕所算一桩,湖畔厕所洁净卫生,晚上电灯通明。洗漱毕,上车内打开被褥入眠,一夜无事。第二天,湖畔早餐后进浙江四明山。

此次出行的宗旨,不去人工雕琢痕迹过度的旅游点。山路十八弯,进得四明山区,水泥路平整宽敞,一来一去共两车道,看來浙江人的有钱任性并不是传说。过了夏天的旅游旺季,往来车辆稀疏。车越往上行,山路越显得险峻。

盘山公路似绕在山间的玉带,螺旋着蜿蜒而上。Z字弯、S字弯、发卡弯,接二连三急转,盘来绕去,惊险刺激,逢两车交会,更是惊心动魄。无限风光在险峰,每过一道弯,便会有道美景映入眼帘。群山逶迤,竹海茫茫,车旁掠过的石壁而挂下一条细流,发出潺潺水声。山

来一次“床车行”

徐琏

岭也在不断地变幻着不同的色彩,枫叶红的滴血,银杏叶黄的灿烂,青翠欲滴的是竹林。一幅幅立轴山水画似的自然村落,一忽儿挂在天边,一忽儿近在眼前,一忽儿又游移于脚下。一路上有多处观景平台,千年的古银杏高耸入云端、落差百丈的水库、因干旱而裸露出狰狞面目的山溪怪石,让人心生恐惧又充满好奇。每一处景点都是一部纪录片,在我们眼前不停地闪现,诉说着过往。

傍晚,来到四明山脉东麓,位于余姚市鹿亭乡东南部的古韵中村。

按“床车行”原定计

划,晚上将露宿野外。

但经不住美丽山村民宿的诱惑,友人笔下描述的临溪小屋近在眼前,溪里的桥上立着善意的狗。最终我们选择了“廊桥自然风农庄”住下,旅游淡季,花150元竟包下了整个农庄。房东另住别处,很信任地把整幢楼交给我们,真如友人所说:“山深无恶人啊!”民宿地处桥埠人家,共三层,我们选住二楼。第二天一早推开窗户,廊桥一览无余,顺流而下的溪水边,有勤劳的村民浣洗衣裳,拣洗菜蔬,举起相机就是一幅充满民俗风的风景大片。中村深藏大山中,但党务工作做得一流,村工委重视环境卫生工作,有专人沿着小溪两岸不停地打扫,打捞溪中的杂物,山里也实行了垃圾分类。

接下来几天,我们又去了几处深山古村落打卡。

满山遍野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,似一盏盏小红灯笼,

挂在半空中,照亮我们奔向自己

梦想的道路,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多姿多彩。

七夕会

旅游



郑自华

墨香岁月长